

真知与符号现象学

赵毅衡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真知, 是任何意义理论的核心问题, 追求真知也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最根本动力。但是“真知”的显现是否真为真知, 在什么意义上为真知, 如何取得真知, 最终能否取得最后的真知, 却是意义理论中最困难的问题, 也是各种意义理论的最大分歧点。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理论之所以值得进一步研究, 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清楚把握却又层次复杂的、不同于实用主义的真知观。首先, 意义活动是追求真知的; 第二, 每个符号再现, 不可能全真, 也不可能全假; 第三: 正确的意义追求, 需要符号活动延续, 成为一个社群的一致意见, 就出现了“社群真知”; 第四: 因为社群没有边界, 符号文本的无限衍义, 就能逐渐逼近理想中的真知。

关键词 真知; 意义理论; 社群; 符号学

一、皮尔斯真知观的地位

任何意义理论, 不得不以“真知”(truth)为核心命题, 人追求意义的意向性, 不可能接受明知为伪的意义, 意识只接受对它“显现为真的”意义给予, 不然意义过程无法完成。

伽达默尔讨论施莱尔马赫所谓“自身置入作者的内心”来解释施莱尔马赫这种理解对象上的循环, 这种自身置入并未真正把我们自身的观点置入理解对象之中, 而是把自身置入理解对象的意见之中, 即自身消失于理解对象的意见之中, 也就是说, “我们试图承认他人所说的具有事实的正确性”。^①

但是这种“真知”的显现, 是否真为真知, 在什么意义上为真知, 如何取得真知, 最终能否取得绝对的真知, 却是意义理论中最困难的问题。意义理论之复杂, 原因就在这里。而一旦对此有所质疑, 追求意义的意识就自觉起来, 成为探究意识。本文探讨的真知问题, 最后落在“探究社群”的自觉意识上, 就是这个原因。

胡塞尔说: “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 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的有效真理”。^②而皮尔斯认为确认真知是人不得不追求的目标, 真知虽然不一定可以达到, 但它必须被理解为意义活动的贯穿性原则。探究应该由这样一个

希望来引导, 即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解答, 如果否认真知的存在, “思想和推理就会没有目标”。^③“人类的见解一般地总是趋向于……真理。……于是对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一个真的回答。每个人的见解连续不断地趋向于最后的结论。”^④这个立场本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意义探究如果完全不考虑真知, 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讨论, 真假本质上难辨, 就是取消了意义的最基本立足点, 切断了主观与客观的联系。意义是决定主客观关系的根本环节: “意义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构筑出来的, 它反过来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 因此意义就是主客观的关联”。^⑤如果意义可以不论真假, 不仅意义无法找到真正的立足点, 主观与客观也失去形态, 整个意义世界就会崩溃。

在没有深入讨论之前, 首先要澄清我们的核心术语: 虽然西语 truth 或 verity 可以译成“真理”或“真相”, 大部分情况下, 意义理论的思想者们所讨论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真理”(《古今汉语词典》称“真理”为“客观事物的规律在人头脑中的反映”), 也不是“真相”(《古今汉语词典》称“真相”为“事物本来的或真实的面目”), 更不是“真实”(那样就把“真”与客观实在相等同)。这个语义纠缠, 至少是各种理论纠缠不休的部分原因。因此, 在这个术语上, 本文不得不慎之又慎。在中国学者的讨论与翻

收稿日期 2015-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译中,大部分人用“真理”一词,实在是过于严重了。原因可能是因为西语的 truth(或形容词 true)意义原本过于复杂,兼有“真理”、“真相”、“真实”这些概念。中文一一分开论述,反而卷入麻烦。或许汉语只用一个字“真”翻译 truth 是最合适的,但是现代汉语不得不用一个双声词。

笔者认为,至少在讨论符号现象学的意义理论时,我们讨论的基本上只是“真知”(即“真的认知”,意识获得的意义或接受的认知为真)。本文用“真知”作为 truth 的对译,并不是排除 truth 的“真理”、“真相”、“真实”等含义,而是集中讨论认知或表述的“真”品格,这种品格能引导进一步走向(客观规律的)真理或(事物本质的)真相,但是真知本身只限于描述意识获得的认知的品格。

真知之可能,真知的定义,取得真知的途径,成为各种思想流派的主要区分标记。不少人认为逻辑学或符号学所讨论的,只是取得真知的途径,是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在讨论“真知观”本身,即本体本身,例如罗素对皮尔斯的批评即如此。但是只有明白“‘真’是什么”,才能找到取得真知的途径。真知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的问题:非真的存在,非真的概念,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皮尔斯对此有明确的声明:“必然为真的东西构成了现存事实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思想的要素”^⑥。

自古至今,不少学派否认取得真知或表述真知的可能,在现代,这类主张更多。怀疑是一个很好的意义探究出发点,但是过分的怀疑,过分地相对,完全否认接近真知的可能,会造成意义追求失去目的而无法起步,从而让意义本身落空。另一方面,如笛卡尔等人那样对真知充满信心,认为理性不可能有谬误,^⑦至少是过于乐观。承认真知问题的困难,但是并不完全否认接近真知的可能,或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看法,因为这条路线具有获得真知的可能性,同时允许真知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沿着这条路线追求真知可能性,做得比较好的是符号现象学的奠基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一生探求真知的各种问题,他的真知观,可以称作“真知融合理论”(convergence theory of truth),他讨论的这种真知可以称为“社群真知”(community truth)。不少人译 community 为“共同体”,可能用词太政治化,其实皮尔斯说的 community 就是社会群体,他的意思是真知是“社群一致同意”的结果。皮尔斯常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真知问题是实用主义讨论的核心

问题。但是皮尔斯的真知观与他的朋友詹姆斯,和他的学生杜威非常不同,后面二位可能只是出于对这位终身落魄、默默无闻的前辈的尊敬,或许只是出于礼貌,抓紧一切机会把他说成是实用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许多哲学史家,例如雷希尔(Nicholas Rescher),认为詹姆斯才是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皮尔斯的理论跟詹姆斯很不相同。^⑧

的确,詹姆斯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知观立场非常明确:詹姆斯坚持认为:“真只不过是思想时的权宜手段(expedient),正如善只不过是行为中的权宜手段”,^⑨需要真知只是因为此“权宜手段”有用;杜威坚持“工具主义”的立场,认为使用的有效性即是真知,因此真知只是“有效性”,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他们都主张“复数的真知”或真知的多元论,他们将真知理解为应付环境和世界的便利工具,这两位创始的理论,才是货真价实的实用主义。

诚然,皮尔斯的真知观与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有相当的混乱难解之处。皮尔斯的学术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却只出版过一本光学测量问题的书。他的大量理论探索只是以笔记、信件、草稿、个别单篇文章方式杂乱存于世间,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所难免。有时他似乎认为真理是无足轻重的概念,例如他说过“真知简单说就是在认知上满意……真知与满意是同义词”,他甚至自嘲说这不必是在讨论哲学,而是“英语词汇学”。^⑩“满意”可以来自信念(belief),信念一旦获得,“不管它是对是错,我们就感到完全满意”,而信念可以等同于真理,说一个信念是正确的,这只不过是“同语反复”^⑪。

如果这是皮尔斯贯彻始终的思想,他就比詹姆斯的“权宜论”更加实用主义。但是他关于真知的其他大量讨论,证明这只是他的揶揄之说,实际上他的真知观完全不是如此。看来皮尔斯主张的真知是多义的,在他的某些言论中,某些时候能够找到他赞成工具主义的证据,仔细整理,我们会发现皮尔斯长期坚持符合论真知观,而在更多的地方他又主张“社群一致论”,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非常不同,不宜混为一谈。至少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皮尔斯的真知观远比那两位实用主义的真正开拓者要复杂得多。

二、符号学与真知

皮尔斯对真知的关注,是他的符号现象学的明确特点。“符号的目的——即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知带入到表达之中”。^⑫虽然他认为符号学并不能肯定何者为真知,符号学却集中研究判别真的

形式条件。皮尔斯的符号学与逻辑学结合得很紧，有论者认为他的整个符号学体系是从逻辑学发展出来的，是推论出真知的途径之形式化。^⑬虽然物理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能用各种方式“揭示”或“验证”一个真知，作为形式科学的符号学并不太关注何者为真，这是经验科学的工作，因为形式科学关注的是确定真知的条件。

符号学专门关注现象与真知的关系。由于所有的思想和知识只能出现于符号中，真知的问题，实际上就聚焦于符号的各种形式条件中，包括传达与阐释方式。“一般符号学，不仅研究真知，而且还研究符号作为符号的一般条件”。^⑭

因此，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重大特点，是以真知为郑重的研究目标。皮相之见者认为形式论无能力、也不愿意讨论形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只顾文本本身的自圆其说，即所谓真知的“融贯论”（Theory of Coherence）。真知显然不可能完全在形式之内，真知的源头必须走出文本之外，例如符合三段论等逻辑规律，当大前提出错时，演绎结论不能不错，只能说逻辑演绎的过程没有错。海德格尔指出过二者的关系：“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东西。在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⑮所谓“双重符合”就是说：文本内逻辑一致，文本外与“事情”符合。

我们应当承认：大部分形式论者尽可能不讨论真知。例如艾柯就不厌其烦地强调“符号撒谎论”，他认为符号表意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撒谎”，因此，“符号学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的学科”，而“撒谎理论的定义应当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每当存在着说谎可能时，就有一种符号功能”，“说谎可能性就是符号过程的特征”。^⑯他一再强调此说，重复次数之多，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符号表意为假的巨大可能性。实际上艾柯不是说符号必然撒谎，而是说：符号是否反映真知，是不可知的，理由是“不能用来撒谎的东西，也不能用来表达真知，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能表达”。^⑰艾柯的主张实际上是：探究真知不是符号学的任务。

与艾柯“撒谎论”相近，但更学术化的说法，是法国符号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1950 年提出的“漂移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概念，意即能指内涵虚空，所指就不确定，能对符号文本作任何阐

释。法国社会符号学家让·波德里亚 1976 年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认为漂流的能指概念控制了消费社会中的符号表意：能指摆脱了指称这一古老的义务，与其他符号的组合替换，随意而不确定，摆脱了真知的羁绊。

海德格尔的真理定义比较复杂：“一命题是真的，这意味着：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中说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让人看见存在者。”真理就是“把存在者从晦蔽状态中取出来，而让人在其无蔽（揭示状态）中来看。”^⑱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由此，他走向相对主义，认为“真理，亦即真实的存在者，被固定者，作为对当下某种透视角度的固定，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已经到达支配地位的虚假状态，也就是说，它始终只是谬误。”^⑲这可能最玄妙的相对主义，应当说，这种看法对各种后现代主义中弥漫的虚无主义，有直接的影响。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语言；波德里亚则有名句“真理只是在掩蔽无真理”。^⑳

而皮尔斯断然认为，符号的展开，最基本的动力，不是做一个表述形式的游戏，而是“心灵与真知的亲近性”。毕竟，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而意义就必然有个真假问题。虽然符号表述的意义有可能是虚假的，甚至可以说真理不可能被表述出来，但是意识追求意义的本来目的是找到真知，取得真知是人类意义活动本身的前提，说意识有意追求非真，是自相矛盾。

皮尔斯对符号真知的描述，几乎是一种诗意的颂赞：“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存在世界的‘圆极’也就是说是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符号构成的”。^㉑这种“真知”执念，使皮尔斯的符号学看起来与各种所谓“后现代”理论（包括后现代的符号学家）之否定真知很不相同，简直判若云泥。笔者认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回向皮尔斯理论的原因：毕竟，我们离不开对真知的追求，而且一个意义理论也不可能拒绝讨论求真的途径。

在各种各样的真知观中，皮尔斯的真知观基本上属于“符合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也就是说，真知的根本品格是与事实一致，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作是“柏拉图式真知观”。这是海德格尔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家所反对的。考虑到现代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这两大潮流都全力反

对“符合论”，皮尔斯的立场真是让人惊奇的事，但又是很正常的事：符合论似乎古老，但却是大多数哲学教师和学生所拥护的。2009年，在一个对3229名哲学家与哲学系研究生的调查报告中，44.9%的人，也就是将近一半“专业人士”，在各种复杂的真知理论中，接受或倾向于接受符合论。^②看来关于真知的论辩虽然很多，符合论，即一个认知的陈述如果是真知，就应当与事实相符，能摆脱个人偏见和社会偏执，这应当是一种自然的思考出发点。

在这一点上，皮尔斯与实用主义，甚至“新实用主义”很不相同。罗蒂尖锐地指出实用主义并不需要真知：“如果实用主义者是对的，我们就没有发现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义务。如果真理被定义成对那一秩序的把握，那么，热爱真理就不值得。”因而罗蒂主张用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有用-无用”的区分取代古老的“现象-实在”的符合论区分。^③就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史的大潮（包括实用主义）而言，皮尔斯真知理论相当“不合时宜”，但却表现出他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

三、真知是符号的基本构成

皮尔斯的“符合论”比传统的“常识观符合论”要复杂得多。皮尔斯把“实在”界定为正确观点的对象，来绕开符合论通常会踏入的循环陷阱。因此，问题就变成什么是追求真知的正确途径，皮尔斯强调，这就是社群和科学方法。由此皮尔斯远离了笛卡尔的个人直观论，也使得他的立场和詹姆斯及杜威的实用主义非常不同。

在皮尔斯看来，真的本质即与对象一致，因此符号靠真知才能指向对象。在最简单的像似符号（icon）中，“像似”本身即真，他甚至再三指出：在像似中无虚假，不可能有“假的”像似性，因为像似并非同一，真正同一反而不是像似，像似性之所以为真，就是因为它是片面的。这样，皮尔斯就把情况说全了：不是说符号一定会反映对象的真相，而是说，符号与对象关系的“根据性”（motivatedness）这个品质之获得，即是真知的过程。这听起来很玄，其实容易理解：当一个孩子画一个苹果，不可能说这幅画表达了对苹果的“真知”，但是既然这一幅画像似苹果，那么这个像似的地方，就不会是虚假的。

皮尔斯解释说：“像似性存在于相似之中，而后者即为谓项的相同性（sameness）。这种像似性上升到最高点时，就成了同一性（identity），由此，其

自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所有实在的像似性，都具有一个极限。超越了像似性的极限，似真性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似真性是部分真知（partial truth）”^④。皮尔斯这个说法似乎有点玄妙，实际上非常确切：对于一个特定的人，可以有画像、照片、蜡像、替身演员等像似符号，它们的像似部分是真的，其余部分是否为真与此问题无关，但是一旦“像似性上升到最高点”，就成为此人的本人，就不再是像似符号。因此，像似之成为真知，必定只是部分之真。

如果情况反过来，一个符号本来没有对象，例如设计，例如艺术，这时符号像似它创造的对象？这种情况下何以为真呢？皮尔斯解释说：“一个再现，在不存在本质的像似性的情况下与其对象相一致；这种再现是一个符号。我把这种符号的真知称为真确性（veracity）。”^⑤例如用图纸或模型设计一件家具，此时符号真确地创造对象，是因为对象反过来只需要设计具有部分之真知，其余依靠想象力即可补充完成。但是，万一模型与家具完全像似，即同一，即无像似也无真知。

皮尔斯的这个看法适用于所有的符号文本，它们是“真知”，因为它们只是，而且只应当是“部分真知”。由此，皮尔斯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真知就是这样的：它声称自己是一个再现，它就是一个再现。因此，真知没有绝对的反题。”真知与虚假只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并不是绝对的反题，孩子画的苹果，既是真知，也是虚假。在皮尔斯看来，“虚假（falsehood）也声称自己是一个再现，它是真知的一个不完美摹本符”。^⑥

所以，皮尔斯真知观的核心问题是：真知与虚假，只是符号文本的品格差别，与事实的符合程度差别。这不是认为真知与虚假等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而是说二者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片面化”。皮尔斯对“虚假中有真知”做了极为精彩的解释：“所有符号——即便是像/304/这样随机的符号——对于它们各式各样的实在对象来说，都是充分完整的。而所有这些对象，即便是我们所讨论的哈姆雷特的那些疯狂举动，都是同一个存在全域（也即‘真知’）的一个部分……无论符号怎么样指称其对象，它们均能充分地展现其意指品格，或曰意指品质。……所有的这些品格都是‘真知’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符号均意指‘真知’；但它仅仅是它所指领域的一种形式”。^⑦

只要是符号再现，就永远不可能是全面的真知，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虚假。哪怕哈姆雷特的疯话

四、探究社群与真知

都可以是真知,因为真知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因此,皮尔斯尖锐地指出:说梦是虚假的,这话不通:“谚语‘梦想总与现实相反’……是个荒谬的观点,因为现实并没有反面。一个虚假的摹本符会声称它与一个与它不像似的东西像似。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完全地发生……摹本符没有绝对的真相,也没有绝对的虚假性”。^⑧

由此,皮尔斯接受了符合论的基本立场,认为“真理在于与某物的符合”^⑨,他也排除了通过对象或实在“这个更为神秘难解的观念来澄清真知观念”的企图,因为这必然会陷入循环定义。但他对此做出了重大的修改,他指出符合论是严重受限的:“说真理是表象和对象的符合,这只不过是康德所谓的名义定义”(nominal definition)。^⑩在他看来,实在概念反而必须通过真知概念得到阐明,“实在”实际上是真知所表现的对象。仅仅将真知定义为与实在符合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些实质性的标准来界定符合的具体含义。因此真知是永远不完善的、渐近的、不完整的、片面的,无绝对真知可言,重要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让进一步的认知走在正确的路上。

皮尔斯在他难得精心写作的一篇文章,即给鲍德温 1901 年出版的《哲学与心理学辞典》写的条目“真知,假相,错误”中,对“真知”做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定义:“真知是一个与理想限度(ideal limit)一致的抽象声明,无尽的探究倾向于对此一致提供科学的信念,而这个抽象声明可能拥有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在于承认自身的不准确(inaccuracy)和片面(one-sidedness),这种承认是真知的首要成分”。^⑪也就是说,真知之所以是真,在于承认自身“非真”,只是被“无尽探究”证明它可以趋向于真。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假相在其自身形态上,可能说不上是真是假,这就是为什么皮尔斯说出“概念之中无假”的惊人之言。^⑫假相之所以为假,是因为群体的探究并不给它加分,不能提供更多的“信念”。

由此,皮尔斯取得了一个对真知的理解,几乎可以媲美《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式的悖论:“完美的真知无法说出,除了承认自身的不完美”。(The perfect truth cannot be stated, except in the sense that it confesses its imperfection)^⑬也就是说,唯一绝对的真知,就是无绝对的真知。但是通向真知的道路,却可以是正确或错误的。真和假的观念,在它们的充分发展中,仅仅同处理意见的经验方法有关。

通往真知的正确道路就是与其他符号的累积,与自己的或其他人的认知活动累积:“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美的真知(perfect truth)或绝对真知(absolute truth),也即接近真知的每一个领域”。^⑭皮尔斯认为真知是群体探究的结果,是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究时最终会达到的“社群性一致意见”。每一个任意地选择他所愿意采取的主张的人,只能用真知这个词来强调地表示他决心坚持他的选择,但这只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追求我们认其为真的信念,而一个社群人们心灵趋向一致的信念,真的程度就不一样了。只要在人们的研究中有足够的持续性,研究只要足够长久地进行下去,就会对他们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提供一个确定的解答,他们总能达到对于实在的信念,形成相同的结论。

因此,皮尔斯坚持的是“社群真知”式的符合论。“我们用‘真’这词所指的,是注定会为所有研究者最终同意的观点,而在该观点中所表现的对象就是实在”。^⑮科学探究共同体一致同意的最后观点就是科学真知,这时候符号文本的对象就是实在。或者说,真知就是科学探究者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尔斯说,社群“统一的赞同构建了真理……在普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实在论者不会通过无用和虚构的怀疑去搅扰普遍信念”。^⑯这样,当我们说存在真理,其含义无非是有普遍同意必然会达成的看法。

这种看法非常接近哈贝马斯的所谓“共识论”(Consensus Theory),即认为真知是“众人”同意的东西,这众人可以是全体人类,可以是部分人,尤其是探讨这个问题的社群,例如科学家社群。皮尔斯早就指出,社群可以有大有小,有短期有长期,社群真知并不是永恒不变,永远延续的社群,才能达到绝对真知:“真知,这可能意味着对关于现有问题探询存在着一个注定的结果”。^⑰因此,真理是一种抽象陈述的一致性,是一种无穷研究的理想极限,趋向于带来科学信念,这种抽象的陈述因为坦白承认其误差和片面性,从而具有一致性,因此,这种承认才是真理的本质要素。

因此,皮尔斯的真知观,听起来就是一个对群体、对社会充满信心的颂歌:既然“一个单独的推论必然可真可假”,我们就必须走向与他人与社会的协作,尤其是当“死亡使我们的风险数量及其推断

数量变得有限了起来,……逻辑性无情地要求我们的兴趣不应当有所限制;它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命运面前停步,它们必须拥抱整个社群。”而且这种社群不是少量人的,真知具有全人类共享的品格。“社群也不可以是有限的,它必须延伸至人类的所有种族,而我们与他们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心智关系(intellectual relation)。无论这个社群会有多么的不明确,它都必须超越这种‘地质学纪元’(geological epoch),并且超越所有的边界。对我来说,那种不能牺牲自己的灵魂去拯救整个世界的人,其所有的推论从来都是集体不合逻辑的。逻辑扎根于社会原则(social principle)之中。”^⑧

但是,有限的社群受制于更大的社群,此时社群同意的真知还要经受未来符号行为的拷问,真知的确定实际上就被推向了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不可能达到最终的一致同意。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永无获得真理的可能,而且可能根本没有真理。这样,观点的汇聚或真理就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理想的极限”而已。社群真知的最大作用,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真知方向行进,这就是真知的最终形态,真知就是一个朝着完美的目标挺进的“真知过程”(truth process)。

皮尔斯不认为意义只是个人的,他把符号学理解推进为人际关系的社会理论。皮尔斯理论念兹在兹的主导问题,是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解释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他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⑨这种对话最后形成“探究社群”,这就是皮尔斯的“真知融合理论”:哪怕真知很难得到,人追求真知的努力,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所在,并不属于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是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应当说,皮尔斯这种对社群的信心,成为他的一种原则信念,这对于一位十九世纪后期离群索居的独立撰稿人,应当说是很难得的。有时,他的真知观变成了一种社会信仰:“我提出了三种情感(sentiments),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这三种情感分别是:一个无限社群中的利益,承认该利益将成为最高利益的可能性,以及存在于无限延续的心智活动中的某种‘希望’。”^⑩在这里,他并非在说“真知”,而是在说“利益”,而且社群变成了“无限社群”(unlimited community)。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皮尔斯关于意义的讨论,

最后归结为一个美妙的社群乌托邦:“亚里士多德曾经探究过有关‘完善’(perfection)或‘圆极’(entelechy)的概念,但他却从未将这个概念理清。我将借用这一词来表示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理想的符号必须是极度完美的,并且它也是极度同一的……而所谓世界的必要事实(qua fact)即为存在的‘真知’(truth of being)。而‘真知’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美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⑪符号追逐真相的过程,形成无限衍义,每一解释项都成为新的符号,新的符号引向新的解释项,最后无法达到的顶端,就是真知。

皮尔斯用“实在知识(knowledge of the real)”代替“至善”,用“社群”(community)代替“人格性”,提出了相同的论证:“因此,实在的最初观念表明它在本质上包含了一种‘社群’的观点;而这种社群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且它能够明确地导致知识的增加”。^⑫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理论,尤其是符用学理论(他自己称作“普遍修辞学”)围绕着如何取得“社群真知”而展开,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几年前提出“回到皮尔斯”的原因,^⑬他的符号现象学理论的确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回顾,他的“社群真知”论更是出乎我们意料地精湛。

注释

① Gadamer, Hans-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e*, II.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86, 297.

②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③ ⑩ ⑫ ⑬ ⑭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2, 135, 138, 441, 652, 54.

④ ⑤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8, 12, 16.

⑥ 赵毅衡:《意义的意义之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⑦ ⑧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1, 489, 444.

⑨ Descartes, Rene.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New York: Pearson, 34.

⑩ Rescher, Nicholas. *Pragmatism: The Restoration of Its Scientific Roots*. Livingston,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2, 12.

⑪ James, William. *The Meaning of Truth, A Sequel to ‘Pragmatis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9, 32.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5, 380, 553, 567, 394, 553, 407, 283.

⑩张留华:《皮尔斯为何要把逻辑学拓展为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辑,第33页。

⑪马丁·海德格尔:《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208页。

⑫⑬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58-59, 70-74.

⑭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51-252页。

⑮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页。

⑯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In Mark Poster, ed.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6.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查尔斯·S·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第133页,第133页、134页,第38页,第72页,第134页,第39页。

⑳ <http://cn.linkedin.com/groups/Anyone-scientific-ex->

planation-truth-how-4057286. S. 70138524? goback = . gmp_4057286&qid = 7d1c0a5d-4b90-468e-922a-05a241290d06&trk = group_most_popular_guest-0-b-cmr.《领英网》,“truth 条目”,2015年4月19日查询。

㉑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㉒Peirce, Charles Sanders.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82.

㉓Robin, R. S., 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517.

㉔㉕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3, 432, 11.

㉖赵毅衡:《回到皮尔斯》,《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辑,第2-7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Truth and Semiotic Phenomenology

Zhao Yiheng

(Institute of Semiotics & Media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Truth is the core issue of any theory of meaning,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But whether the appearance of truth is true, and in what sense, i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and the diverging point of various schools. The reason why Peirce's semiotic phenomenology deserves deeper studies is because he proposes a doctrine on truth that could be grasped, but also multilayered and not very pragmatic. First, any meaning activity pursues truth. Secondly, no semiotic representation can be totally untrue nor completely true. Thirdly, in order to access truth, there must be an accumulation of semiotic activities until the consensus of a community is reached, which could be called a “communitarian truth”. Fourthly, since communities are continuously formed, the unlimited semiosis thus resulted could gradually approach the ideal truth.

Key words: truth; theory of meaning; community; semiotics